



世界经典名著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马克·吐温 著
苏振 郭哲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竞选州长	员
中世纪传奇一则	愿
卡皮特山维纳斯的神话	苑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缘
三万美元的遗产	愿
坏孩子的故事	苑
牛肉合同真相	愿
我的表	园
一个兜销员的故事	源
运 气	缘
两则故事	缘
羞惭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	怨
羞惭古怪梦境	苑
延期的俄国护照	苑
列车中的同类相食	园
百万英镑	园
尼亚加拉一日	愿
我是怎样编农业报的	苑
寓言一则	猿

竞选州长

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是在数个月以前的事。那是我与斯图亚特·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一项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的优势，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很容易看出：这两位先生过去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而那正成为过去。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对各种罪恶行径熟视无睹了。我虽然暗自庆幸自己的优势，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不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被人相提并论，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潜流“翻搅”。我心里越来越烦躁，后来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信写得很干脆，她说：

“你生平没有做过一件苟且人的事——从没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然后再看你是否情愿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公开竞选。”

我也正这么想！那晚我彻夜未眠。但我毕竟不能半途而废。我已经深陷进去，只好继续战斗。

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看着报纸，忽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真的，我以前还从未如此惊慌失措过：

“伪证罪——~~无稽~~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

— 员 —



臭名昭著的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说他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而那是当地一家孤儿寡母唯一的生活来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公众面前出面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赏个面子，对上述事情给个说法。吐温先生只有澄清此事的真相，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那些要求投票支持他的伟大人民。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惊愕不已！那里会有这样残酷无情的诬蔑。也从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园，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不知所措。那一天我好不容易混过去了，无所事事。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除了这么一句话，再没说别的什么：

“耐人寻味——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保持缄默似有隐衷。”

〔附注——在这场竞选运动中，从此以后这家报纸但凡提到我时，必称呼“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然后，《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

“敬请说明——新州长候选人是否可以就以下一件小事，向迫切等待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清楚？即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同住一顿帐篷的伙计们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统统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

— 圖 —



“箱子”（即他包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了惩前毖后，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劝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叫他‘坐木杠’，把他撵出去，让他永远让出所占的位子。他愿否解释清楚这件事呢？”

世间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更加用心险恶的吗？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到过蒙大那州呀。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称呼我“蒙大那的小偷吐温”。〕于是，我开始变得一拿起报纸就有些提心吊胆起来，就像同你睡觉时想掀开毯子，可总是担心那里面有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迈克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词，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诬蔑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先祖父，说他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这种下流无耻的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他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真使有德君子寒心。当我们想到这一卑劣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承受极大悲痛时，几乎要冲动地煽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还是让他去因受良心谴责而痛苦吧。（不过，如果公众义愤填膺，一时冲动，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显而易见，陪审员不可能给此事件的凶手们定罪，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罚。）”

— 猿 —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居然立竿见影，当天晚上，一群“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门冲进来，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后门溜走。他们无比愤怒，来时捣毁家具和门窗，走时把能拿动的财物统统带走。但是，我可以手按《圣经》发誓：我从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提到过他。

〔顺便说一句，此后该报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另一份报纸上引我注意的消息是这样说的：

“好个体面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诬蔑对手的演说，却未按时出席。他的医生打电报来声称他被几辆狂奔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受伤——卧床不起，痛苦难言等等，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谎话。对这一拙劣的托词独立党的党员们极力信以为真，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花天酒地的家伙未曾出席大会的真正原因。

“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趑趄趑趄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应尽快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次我们终于把他们难倒。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到底是谁？’”

我的名字竟然真的与这个不光彩的嫌疑联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的，绝对地不可思议。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麦酒、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 源 —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而且我明知它会一直这样称呼我，但弦当时看了竟毫无苦恼，足见这种局面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匿名信成为我所收到的邮件中的重要部分。一般情况下那些信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贵府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太婆，
现在怎么样了？”

好管闲事者

以及这样写的：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识相一点，拿出几次钱来孝敬鄙人，不然的话，咱们报纸上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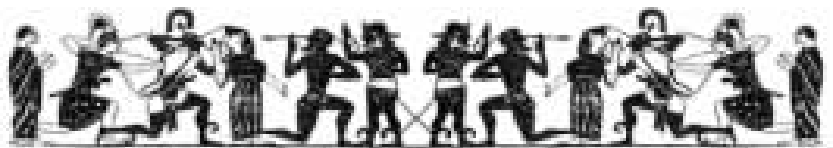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惹不起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举出例子，直到使读者腻味。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民主党权威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的诈骗案硬“栽”在我头上。

〔如此，我又得到了两个高帽子：“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可恶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对我提出的所有可怕的指控。致使我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政治生命就要就此终结。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

— 缘 —



更为确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

“注意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仍保持沉默。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指控都有理有据，并且那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供。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的小偷！这位盗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酒疯子的真身！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可恶的讹诈犯！你们睁大眼睛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败类，罪孽深重，得了这么一连串晦气的头衔，却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要摆脱这种困境真没办法，我只能深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无理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事件，再度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谎称我烧掉了一整座疯人院，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它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一下子目瞪口呆。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我简直要发疯了。在这些控告之上，竟还有人控告我在负责弃婴福利院事务时雇用老掉了牙的、昏庸的亲戚来做饭。我动摇了——真得动摇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自然而然的达到了高潮：有人教唆一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小孩其中有各种不同肤色，都穿着各种破烂衣服，在一次民众大会上冲到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爸爸！

— 远 —



我退出了竞选。我偃旗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交了退出竞选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从前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中世纪传奇一则

一、秘密揭穿了

深夜。寂静笼罩古老而雄伟的封建城堡克拉根斯特因。临近 1500 年岁末。一点微弱的光在古堡城楼的最高处闪亮。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秘密会议。克拉根斯特因城堡严峻的老领主坐在一把椅子上深思。不久，他温和地说：“我的女儿！”

一位青年全身穿着骑士铠甲很有贵族气派回答道：“请讲，父亲！”

“我的女儿，现在是时候了，揭穿那神秘事件吧，否则你整个的一生都感到迷惑。既然你要知道，万事有源，我现在就来说明这个根源。我的兄长乌尔里克是勃兰登堡的大公。我们的父亲在他临终前宣布，说如果乌尔里克以后没有子嗣，那么继承权就要轮到我家，由我的一个儿子来继承。他还说，若是两家都只生女儿，没有生男孩，那么，继承权就该传给乌尔里克的女儿，只要能证明她是贞洁的；我的女儿若能保持无可非议的名声，就该她继承。我和妻子在这里虔诚地祈祷，恳求上帝赐生一个男孩。但没有用，我们只生了你。当时我很失望。眼见到手的肥肉从我手中溜走——美丽的梦想破灭了！而我曾寄希望于此！乌尔里克结婚后已有缘年，可他妻子没有生育，不论男孩女孩。

“得挺住，”我说，“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一个我脑子里闪过补救的计划。你是在半夜出生的。只有医生、护士和 远个侍女知道你的性别。一个钟头内我将他们通通吊死。

— 愿 —



第二天早晨，克拉根斯特因宣布降生了一个男孩，于是整个男爵领地都沸腾了——因为这孩子将是强大的勃兰登堡的继承人！我们一直把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你小的时候由你母亲的亲姐姐负责照管你。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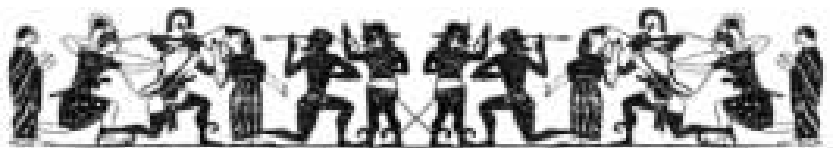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你五岁的时候，乌尔里克也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很担心，盼望她因麻疹、误诊或其他婴孩时克星导致夭折，那样我们就会带来好结果，但我们的所有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她活了下来，而且长得健壮——她真该死！但这没关系儿。我们没问题。因为，哈哈！我们不是有个儿子吗？我们的儿子不是未来的公爵吗？我们的受人尊敬的康拉德，不是这样吗？——对于像你这样一个二十上下的姑娘，我的孩子，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给你起过其他的名字！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兄长已年老体弱，越来越无能。为此非常忧虑，所以他决心要你到他那边去，那样尽管还未获得这个名分，你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公爵了。你的侍从已经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前去。

“现在你好好听着，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在我们德国有一条法律像德意志一样古老即：任何一个女人，在被确实授予爵位之前，哪怕她当众在大公的座位上只坐一瞬间——她也将被处死！所以你要听我的话。要假装谦让。你要是发表意见，可以在设在王位脚下的首相位置上。在你被授予爵位得到安全保障以前，你都要这样做。你的性别可能没有多大危险，但在这种邪恶的世俗生活中，为了使一切都尽可能的保持安全，你还是得运用你的才智。”

“啊，我的父亲！难道就因为这个，我的一生就成了一

— 怨 —



个弥天大谎么？我就要夺取我那位无辜的堂妹的权利么？我不要这么做，父亲，别让你的孩子这么做吧！”

“什么，你这不知好歹的女人！我尽心尽力为你尊贵的命运操劳，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报答么？我父亲给了我尊贵的地位，你这种哭哭啼啼的样子与我的荣誉很不一致。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做公爵了，你要注意如何帮助实现我的目的！”

这番对话已经够了。它足以使我们知道，这位善良的少女无论祈祷、恳求和流泪都毫无作用。无论祈祷，恳求，流泪，或是别的什么，都无法打动那位克拉根斯特因的老领主坚定的心。于是，这个女儿最后只得眼睁睁看着城堡的大门从她背后关上，自己带着一颗凝重的心，在一群全副武装的卫兵和衣著华丽的随从的前呼后拥下，黑夜里骑马离开那个城堡。

女儿离开后，老男爵静默地坐了好几分钟，然后他转向他悲哀的妻子说：

“夫人，我们的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我派精明英俊的代特钦伯爵，带着他的非常使命，去拜访我兄长的女儿康斯坦斯，已足足有猿个月了。一旦他失败，我们就不十分安全了；但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即使命中注定我们的女儿不应成为公爵，也没有力量能阻止她成为女公爵了！”

“尽管一切都可能会很好，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啐，真是妇人之见！把不祥的事留给猫头鹰吧。你去睡你的觉，想象一下富丽堂皇和勃兰登堡吧！”



二、庆典和眼泪

上一章所讲的事情发生远天之后，一支雄壮军队出现在勃兰登堡公国金壁辉煌的首都，王室成员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因为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康拉德来了。老公爵心情愉快，康拉德的俊美的面容和端庄的举止立刻赢得了他的喜欢。欢迎康纳德的贵族拥挤在宫殿的大厅里，人们似乎觉得一切都那么快乐，他感到原先的害怕和忧伤消失了，心中升起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满足。

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呈现在宫殿的一间寂静的房间里。公爵唯一的孩子，康斯坦斯小姐站在窗前。她两眼通红、浮肿，满含着泪水。她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不久她又哭起来，大声说：

“恶棍代特钦已经走了——逃出这个公国！开始我还不信，可是，唉！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而我是那样爱他。虽然我知道我的公爵父亲肯定不允许我嫁给他，但我还是大胆地爱他。我爱他——可是现在我却恨他！我从心底里恨他！啊，我将会成什么呢？我糊涂了，糊涂了，糊涂了！我要发疯了！”

三、情节复杂化了

不知不觉两三个月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极力赞扬康拉德政权，他断事那么睿智，判刑如此宽大，而他在重大的公职中又是多么谦虚谨慎。很快老公爵就将一切事务都交由他处理，他坐在一旁，带着自豪的满意的神情倾听。他的继承人从首相的座位上发布君主的命令，显而易见，康拉德受到所



有人爱戴、赞扬和尊敬，这只能使他感到高兴，而不可能再有别的感情了。可是，令人吃惊的是，他并非这样。他惊讶地发现，康斯坦斯公主已开始爱上了他！在他看来世上所有的爱情都是幸福的结合，但是这种爱情却充满危险！而且他看得出，那位欣喜的公爵同样也觉察到了他女儿的爱，并且已在梦想着结婚了。公主脸上以前曾经布满了深深的忧愁，现在都渐渐地消失了；她眼里每天闪现出越来越明亮的希望和生机。不久，她那曾饲愁云满布的脸也闪现出耐人寻味的微笑了。

康拉德吓坏了。他严厉地诅咒自己，悔恨当他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宫殿时，怎么能屈服于自己的本能，在一个同性的人身上找到友谊——那时心情悲伤，渴望着得到同情而这只有女性才能给予和感受到。现在他开始躲避他的堂妹。但事情弄得越来越糟，很自然地他越是避开她，她就越是要往他的路上闯。开始他对此感到有些诧异；不久他就感到极为震惊。那姑娘缠住他，追求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管是白天或夜晚，她总是能够邂逅。她似乎异常挂念，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公爵开始显得有些为难。可怜康拉德承受可怕的、极端的苦恼，渐渐变成一副完完全全的幽灵。一天，他从一间与油画陈列馆相连的私人休息室出来，正巧与康斯坦斯相对，她将他的双手抓在手里，大声说：

“啊，为什么你要避开我？我做了什么——我说了什么，你对我连意见都不提？——而以前你确实是曾提过的。康拉德，别看不起我，我这颗受折磨的心需要你的怜悯。我再也



不能，再也不能把话憋住不说出来，我快要憋死了——我爱你，康拉德！好啦，你要不喜欢我就公开说出来吧！”

康拉德无话可说。康斯坦斯犹豫了片刻，接着，她误解了他的沉默，眼里现出一种极大的高兴，她急忙伸出两条胳膊挽住他的脖子说：

“你可怜我了，你可怜我了！你会爱我——你将要爱我！啊，说你会吧，我的宝贝，我崇拜的康拉德！”

康拉德大声呻吟着表示不满。脸色如病态般苍白、身子瑟瑟发抖。不久，他无可奈何地将那可怜的姑娘从他身边拍开，大声喊道：

“你不知道，你想要得到的永远也不能实现！”接着他像一个罪犯一样逃走了，那位公主呆在那里，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一分钟之后，她在那里哭起来，而康拉德也在他自己房里哭起来。两人都感到绝望，都感到毁灭正注视着他们的面孔。

不久，康斯坦斯慢慢站起身来离开那里，嘴里嘟囔着：

“在我认为我要软化他那颗冷酷的心的关键时刻，他竟敢藐视我的爱情！我恨他！他赶走了我——就像赶走一条狗一样，他就是这么做的！”

四、可怕的暴露

光阴似箭。老公爵善良的女儿脸上又一次呈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哀愁。现在她和康拉德再也不同时出现了。老公爵为此很忧伤。但是几周之后，康拉德的脸上又恢复了血色，眼睛里又恢复了欢乐的神情，他还是那样头脑清晰，聪明果断。

— 猿 —



不久，一种奇怪的流言在宫殿中散布。一传十、十传百，直闹得满城风雨。人们都在谈论说：

“康斯坦斯小姐生了一个孩子！”

当克拉根斯特因的领主听到这个传言时，一次次沿着他的脑袋挥动他的饰有羽毛的头盔，高呼：

“康拉德公爵万岁！——从此以后，他的王位就稳稳当当的了！代特钦任务完成的很好，这个无赖会得到报偿的！”

他把这消息传播得又快又远，~~灏~~小时之后，所有男爵领地的人都载歌载舞，大摆酒宴，张灯结彩，来庆祝这一伟大事件，为了古老的克拉根斯特因而花钱，大家都感到自豪和高兴。

五、可怕的结局

审判即将开始。公爵宫殿的审判厅里勃兰登堡公国所有的高等贵族和男爵们。审判厅已挤得满满的，观众根本无法插足。康拉德穿着紫色貂皮袍，坐在首相座位上，两边是这个王国的杰出的审判官。老公爵曾严厉地命令：在审判他女儿的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偏袒和照顾。然后仆人护送他到床上去休息。他伤心至极，他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可怜的可拉德曾经恳求过他，为他的生命着想，要他饶恕女儿的罪过，免受审判，但是没有用。

在所有集会的人群中，康拉德的心情最悲痛。

他的父亲最高兴，这位克拉根斯特因的老男爵，没有通知他的女儿“康拉德”，已经来到了这里，在这群贵族之中，为他家族命运的不断昌盛而沾沾自喜。

— 源 —



传令官发表了正式公告，接着进行了其他准备工作，之后，德高望重的首席审判长说：“带犯人上来！”

可怜的公主站起身来，站在这一大群人的面前。首席审判长继续说：

“最尊敬的小姐，有人在王国杰出的审判官面前控告，并经证实，阁下未经神圣婚姻，私生一子，根据我们的古老法律，得判处死刑，除非有一个特例外，所说的特例你要注意听，我们善良的领主康拉德代理公爵阁下现在就会在他的庄严判决中通知你。”

康拉德不得不拿出他的权杖。就在此时，他紫袍下面的那颗女人心肠，想到那个就要被处决的可怜的罪犯，泪水就涌上他的眼眶。他正要开口，但首席审判长抢先说：

“不能在那里，阁下，不能在那里！要宣布有关公爵家系的判决必须在公爵王位上，除此之外，任何地方！”

可怜的康拉德心中一颤。同时，他的老父亲钢铁般的身也一阵摇撼。康拉德还未曾加冕——他敢于亵渎这个王位么？他犹豫不决，吓得脸都白了。但是又不得不这样做。好奇的目光已经注视着他。如果他再不决断，人们会产生怀疑。他登上王位。不久，他又伸出那根权杖，说：

“犯人，我以我们的君主乌尔里克领主、勃兰登堡的公爵的名义，履行授予我的这项庄严的职责。注意，按照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古老法律，必须判处你死刑，除非你向执行人招供出你的同犯是谁。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趁现在你还来得及救你自己，说出你那孩子的父亲的名字！”

巨大的宫廷里出现一片庄严的寂静——静得人们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然后，公主慢慢转过身来，眼里闪着仇恨的

— 缘 —

